

编者按

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师者的力量,未必都是振聋发聩的教诲,有时只是一句温和的鼓励,一次默默的成全,一份长久的牵挂。那些来自师长的微光,点亮多少人的年少时光,长久地滋养往后的人生。

又是一年丹桂飘香的教师节,我们以文字为礼,吟唱师道长歌,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、躬耕不辍的教育引路人。

师道长歌

鬓边那一络黑发

□余金荣

人的一生,总有几个身影是带着温度的。你轻轻念起,心里便有一盏灯被点亮。我的英语启蒙老师朱老师,于我便是这样的存在。

她性情温婉,留着乌黑柔顺的齐耳短发。上课的时候,她总习惯把一边的头发往后别过去,动作极轻,露出的耳尖白而柔软。因为肤色白,唇色便显得红润,她施脂粉,在我看来却格外动人。

她是学校请来的代课老师。这个事实,我是后来才听说的。年少时并不懂得“代课教师”这个词背后的漂泊与不安。她只教了我初一一年的英语,便像云一样飘走了。我后来去找她,没有找着。那朵云没有留下地址,却在我的天空里下过一场透亮的雨。

她上课最喜让我们大声读。读单词,读课文,读音标。她说,英语是活的语言,要让它从喉咙里“长”出来,而不是仅从纸面上看过去。我于是读得格外响亮,声音里带着孩子气的用力,仿佛每一声都能抵达她的耳边,仿佛读得越大

声,她就能多看我一眼。

她也喜欢听写单词。那时听写是顶紧张的事,尤其她要抽人到黑板前发挥。粉笔在黑板上沙沙地响,底下的心跳得比落笔声还密。抽到谁,谁便被被风点到名字的叶子,轻轻一颤。

有一次,我被抽选上去了。前面写得顺手,心里暗自庆幸。写到最后一个词,却忽然脑中空空,那个单词像一只受惊的鸟,扑棱一下飞得无影无踪。我抓着粉笔,耳根发热,手心沁出细细的汗,急得几乎要在黑板上剝出一个洞来。终究没有想起来,只好悻悻地回到座位,低着头,等着那场预料中的责备。

可是她没有。

她站在讲台上,声音温温的,说我这次写得真好,只错了一个。对一个刚学英

语的初一学生来说,已经非常不错。又说我读书声音洪亮,写作业认真,态度端正,希望同学们向我学习。话音落下,教室里响起掌声。我愣在座位上,像一株受惊错愕的草,忽然被春天的光照了一下。那一刻,我才知道,原来表扬不一定留给完美的孩子,也可以给努力的孩子。原来窘迫里,也能开出花来。

那之后,我学英语的热情,像被点燃的灯,一日亮过一日。字迹越来越工整,听课越来越专注,英语成绩慢慢走到班级第一,顺理成章地当了英语课代表。我成了她的小跟屁虫,早读领读,常常往办公室跑,帮她抱本子、发作业,有时也帮她批改一小组的作业或是几份小测验。办公室的窗子朝南,阳光斜斜地照进来,落在她的发上,像镀了一层薄薄的金。她总笑着拍我的肩:“你真有当老师的样子啊。”那时我不懂这话的分量,只觉得被她说“像老师”,是一件极光荣的事。如今想来,我的英语教师梦,大约就是从那一句夸赞里,悄悄抽了芽。

初一结束,她便走了。我甚至没能再见她一面。假期里,有同学相约去看望她,我因事错过了。他们回来告诉我,朱老师特意提到了我,说我学英语有天赋,叮嘱千万别荒废了英语。我听了,心里震动良久。当面的肯定,我听过不少;可这样背后的牵挂,却像一阵温暖的晚风,吹得我眼眶发酸。杜甫诗云: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我想,她就是这样随风潜入的雨,不动声色地,把一粒种子,种在一个孩子的生命里。那夜的雨,她未必记得;可被雨润过的那片土地,从此有了春意。

如今,我站在讲台上,已经整整三十个春秋。我总在某个批改作业的夜晚想起她。我学会了在批评学生之前,先找一个可以表扬的理由;学会了把一些肯定,放在背后说。因为我明白,当面的夸赞,是花;背后的肯定,才是种子。

她只教了我一年,却在我心中留下了一生的风。那风不凛冽,不张扬,只有和煦,像她笑起来时,唇边那一点点向上的弧。

那弧,是我记忆里,世间最美好的模样。也是如今站在讲台上的我,想要递到孩子心中的笑意。



看人之短,天下无一人可变;
看人之长,世间一切尽是我师。

微光映山乡

□张晓斌

秋风起了,又到教师节。前几日,几位阔别多年的老同事小聚,一盞淡茶,几句闲叙,光阴一下子被拉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校园。我在小学待了十五年,从普通教师到教导主任、小学校长。那时候日子清苦,但回想起来,心底依旧温热。

早年的乡村学校,是城里孩子难以想象的模样,校舍低矮老旧,木窗透风,黄泥操场晴天扬尘、雨天泥泞。最让人心疼的,从来不是简陋的环境,而是山里孩子求学的艰难。

那时观念质朴也固执,农活比读书要紧。许多农家女孩,纵使天资聪颖、成绩拔尖,也难抵世俗偏见。父母总觉得,女儿家迟早嫁人,不如早早在家放牛插秧、煮饭喂猪,替家里分担生计。好好的读书苗子,常常悄无声息,便湮没在农活之中。

我至今记得班上那个安静的女孩。眉眼清秀,性子内敛,课堂上永远坐得端正,作业工整利落,每次考试稳居前列,是全校最拔尖的学生。可新学期开学,全班唯独她缺席。

多方打听才知晓,家里田地多、人手少,父母决意让她辍学务农。

我实在不忍。这般聪慧勤勉的孩子,困于山野、囿于偏见,实在可惜。那段时日,我常在放学后走田埂去她家。田埂蜿蜒曲折,雨后泥泞湿滑,一次次往返,一身尘土两脚泥。我坐在昏暗的厅堂里,陪着她朴实木讷的父母慢慢交谈,聊孩子的天赋,聊读书的出路,聊走出大山的可能。

家里本就拮据,学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看着她父母为难的样子,我先替她垫付了学费。几番上门劝说、反复开导,执拗的父母终于松了口,让孩子重返课堂。

山里的孩子,最懂珍惜。复学后的她愈发刻苦,比旁人更沉静、更自律。那时候大多数乡村学生,上学都要长途跋涉,天未破晓,薄雾漫过山岭,孩子们便背着洗得发白的旧书包,揣着简单的干粮,独自踏上蜿蜒漫长的山路。几公里甚至更远的路程,刮风下雨,日里如此,踩着露水出门,伴着晚风回家,只为不错过一堂课。

十五年山乡教书,日子清贫,心境纯粹。我们一众乡村教师,守着一方小小讲台,护着一群山野孩童,把时间都花在备课、上课、给学生补课与陪伴上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当年差点辍学的女孩,咬着牙坚持读下来,后来考上了医科大学。如今已是厦门一所公立医院的主治医生,凭自己的本事站稳了脚跟,撑起整个家庭的生计与希望,成为全家人最踏实的依靠。

席间旧事重提,我们都心生感慨。当年的我们,不过是守着三尺讲台的普通人,做着最平常的小事,却不敢想照亮了山里孩子的人生路。

岁月流转,我早已离开讲台。那些泥泞的家访路,清晨的山雾,孩子们清澈的眼睛,都成了最难忘的记忆。

那点微光,始终未灭。三尺讲台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,却实实在在托举起一个个孩子走出大山的梦想。那些扎根乡土的默默耕耘,那些力所能及的温柔成全,始终是我青春岁月里,最踏实、最无悔的珍藏。



师生俏皮话

●说什么报答之恩,日后你惹祸了,不把为师说出来就是。

●不要低头,皇冠会掉,来,抬头看黑板。

●老师上课声音太大了,打扰到你们聊天了。

●作业呢?要不要我派名侦探柯南去找。

●期待你的字能早日追上你帅气的

外形。

●没什么贵重的礼物,也不敢把你教的知识还给你,那只能带它们勇闯天涯了。

●奇变偶不变,符号看象限。鲜花不凋谢,师恩永不变。

简单快乐的教书人

□李金范

每年的教师节,总在开学第二周如约而至。今年是第42个教师节,也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30个教师节,心境自然与往年不同。于我而言,这个节日有着格外厚重的分量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。一晃,我从湖南长沙来到福建泉州,在三尺讲台上默默耕耘三十载。青丝渐染霜华,我的教师生涯也步入暮秋。三十年深耕教育,有奔波劳碌,有琐碎日常,更多的却是师生相伴、岁月相守的脉脉温情,万般滋味,涌上心头。

清晨起,我便被幸福包裹。朋友圈里陆续收到亲友、学生送来的节日问候,心底漾起阵阵暖意。吃过早饭,我换上心仪的裙子,满怀节日的欢喜奔赴学校。

尚未踏入校门,远远便看见一排学生等候在校门口。他们向老师们躬身行礼,送上亲手绘制的手工袋,以此表达节日祝福。开学前两周,少先队辅导员老师便布置了教师节主题绘画作业,让感恩的种子,在孩子们心底悄然生根。

走进综合组办公室,各色节日蛋糕摆满桌面,这是心理老师亲手烘焙,特意送给各位女同事的节日礼物。杨老师手巧,心思更为细腻。我拿起

一枚尝下,舌尖甜丝丝,心底暖洋洋。三尺讲台,是一人的坚守;朝夕共事,是彼此的温暖。

上午课堂上,我也收到孩子们送来的鲜花与明信片,皆是孩童最真挚的心意。借着节日契机,我教孩子们用英语表达教师节祝福。课后,孩子们围拢过来合影留念,齐声高喊:“Happy Teachers' Day!”我收下这份赤诚,也将爱意回赠给他们。

午后,办公室一位男老师请全体女教师喝水果茶,融融暖意漫满房间,欢声笑语拂去初秋的倦意。下班时分,一名女生忽然跑到我身边,从书包里取出一个镜框。打开看,里面是一幅磁贴画,画中戴眼镜的女老师,竟有几分像我。满心欢喜涌上心头,不承想,才给孩子们上了寥寥几节课,便收获这样一份专属惊喜。教育之中,最动人的往往就是这些细碎瞬间。

下午少上一节课,算是节日里一份实在的福利。我们乐意好好享受这

份欢愉,放学后相约攀登清源山,于青山绿水间舒展身心,既联络情谊,也强健体魄。一路笑语相随,难得拥有这般惬意时光,在自然之中安顿内心。

秋日的清源山草木丰茂,山林苍翠,湖水澄澈静谧。大家兴致盎然,变换姿态拍照留念,庆贺属于自己的节日。伫立山间,心中感慨万千。三十载扎根闽南杏坛,这座城、这座山,早已由当初陌生的异乡,化为刻入心底的风景。山中一席美食,更是此行的惬意时刻。大家尽享佳肴,卸下一身疲惫,积蓄力量,为来日的工作续航。

夜晚回到小区,搭乘电梯时偶遇一名小学生。她看见我手中袋子印着“教师节快乐”,猜出我是教师,连忙道一声:“祝您教师节快乐。”听罢心头倏然一暖。素昧平生的孩子,只因一行字送来祝福,这份朴



(CFP图)

素善意,让我由衷觉得,做一名老师真好。

身为教师,所求不过简单而丰盛的生活。我们的生活圈子不算广阔,内心却极易获得满足。我们勤勉耕耘,更要做学生前行路上的引路人,如渡船一般,护送少年奔赴远方。陶行知先生有言:“学高为师,身正为范。”这句话,足以指引我们一生。教师节不只是一场欢庆,更是一次回望与警醒。感念它年年如约而至,提醒我

不忘当初站上讲台的初心,安然做一名简单快乐的教书人。

来去“孔子学”

□卓 槿

牵挂我的身体状况,细致入微。

半生从教,恩师不仅传授课本知识,更教会我们立身做人。数十年前,他曾以铁轨细砂为喻告诫我们:微末疏漏,亦可酿成大错。那些课本之外的人生箴言,早已悄悄扎根心底,成为我行走世间的处世准则。

闲谈之际,我拿出珍藏的老版福建分册《语文》课本。泛黄纸页承载岁月重量,定价仅0.12元。恩师戴上老花镜,轻抚书页,满眼温柔。我轻声念起熟悉的课文片段,往昔课堂画面历历在目。恩师听着听着笑说:“当年你是班长,领着全班齐声朗读,声音铿锵有力。”

随后,我陪着恩师重游修葺一新的“孔子学”。此地修缮恪守修旧如旧之原则,古殿重焕新颜。

恩师坦言,当年乡校师资扎实、学风浓厚,诸多城里教师下乡支教,让这座乡间学宫文脉兴盛、育人不辍。

在“孔子学”求学的五年时光,是恩师悉心陪伴,躬身教诲,护佑我们懵懂成长。他没有耀眼的头衔,却凭一腔热忱与扎实学识深耕讲台,育人数十载,桃李满乡野。岁月流转数十年,恩师居所未曾变迁,归乡之日,我轻车熟路,登门探望。

年过八旬的恩师依旧精神矍铄、谈吐清朗。儿女安居城中,唯有他固守故土,悉心照料卧病多年的老伴,守着烟火,守着初心。茶香袅袅,师生对坐闲话,旧时光缓缓铺展,温暖又治愈。

他家门口的老式店铺早已落锁尘封,却承载了一代人的独家记忆。四百米的归途小路,藏着我整个童年的烟火温柔。儿时常与妹妹相伴至此,打油沽酒,攒下零钱,换两颗水果糖,一颗予妹,一颗自留,揣在掌心,甜透岁月。

恩师忆起往昔,娓娓道来。他时时惦念我的近况,

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。

但也是这个决定,让我经历了不少磨砺。在我狭隘的认知里,本科加上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,可供报考的岗位很多,就是没考虑过,担任语文老师需要普通话二甲证书。这对于有着“地瓜腔”的我而言,是非常棘手的一环。为了这本证书,我几次折腾却一无所获。待到大学毕业,同学们高高兴兴拿着各类证书毕业,我却只能带着落寞和不甘返回家。后又数次应试,结果仍不尽如人意。后来经人点拨,终于拿到来之不易的普通话二甲证书。

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。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,我接触到许多文质兼美的文章,慢慢培养了语感,为我的散文写作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。

再后来,我又经历了为师道路上考

编的挑战。备考的日子里,我天天起早贪黑,刷往年真题、背重要考点、总结答题技巧。也正因为这份坚持,2018—2022年间,我年年都能进入面试。然而面试又是另一种景象:我内向、不善言辞,临场应变能力不足,因而每次成绩都不尽如人意。刚开始,我找了一间空教室独自练习。有老师说,没人帮你看一看、提提建议,再怎么练也是原地踏步。于是我索性放开自己,把办公室当成训练场,请同事充当评委,将每一次训练都视作考试,慢慢适应考试氛围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,我的谈吐与临场发挥越来越好,考试名次逐年上升。

然而也有不甘的时候——2021年,我离入编只有0.02分的距离。那天考完试,我便和爱人去散步。我有预感,那是

我离目标最近的一次,甚至抱有一丝幻想,盼着能够在那一年成功通过考核。看到朋友发来惋惜的消息,我的心像灌满铅一般沉重,默默低下头,胡乱踢着地上的碎石。风似乎也停下了脚步,竹叶不再沙沙作响,一切都沉寂下来。爱人看出我的情绪,上前安慰我:“没事,咱们明年再继续努力。”

“可是,只差0.02分,我不甘心啊!”我卸下成年人的体面和坚强,一头扎进爱人的怀抱,豆大的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。

“你坚持了这么多年,已经很棒了;而且,你看你每一年都在进步,相信你明年一定可以圆梦!”她轻抚着我的后背,温柔而又真诚。

第二年,我如愿入编,终于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教师。

2016年,我正式接触教育行业,“陈老师”这个称呼也陪伴了我十年。

当语文老师,说起来也蛮曲折。读初、高中的时候,我比较偏爱数学,中考前一晚上,我还特意跑到数学老师的宿舍,请他给我讲解难题;高三冲刺阶段,学校安排文科班晚自习读背知识点,而我却不合时宜地演算数学难题,被副校长逮个正着,训斥一顿。高考成绩不理想,对专业也一知半解,家里三代务农,选择专业只能自己抉择。其实,我一直把数学专业当作首选,直到翻看志愿填报手册,才发现文科生不能报考数学专业。后来,小培同学看过我平常考试的语文试卷,认为我的文笔优美,很有文采,可以报考汉语言文学专业。

我这才缓过神来,到一所外地大学

那年的0.02分

□陈仁梓

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。

但也是这个决定,让我经历了不少磨砺。在我狭隘的认知里,本科加上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,可供报考的岗位很多,就是没考虑过,担任语文老师需要普通话二甲证书。这对于有着“地瓜腔”的我而言,是非常棘手的一环。为了这本证书,我几次折腾却一无所获。待到大学毕业,同学们高高兴兴拿着各类证书毕业,我却只能带着落寞和不甘返回家。后又数次应试,结果仍不尽如人意。后来经人点拨,终于拿到来之不易的普通话二甲证书。

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。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,我接触到许多文质兼美的文章,慢慢培养了语感,为我的散文写作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。

再后来,我又经历了为师道路上考